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亚细亚的孤儿

吴浊流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吴浊流代表作

亚细亚的孤儿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常玉莹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浊流代表作：亚细亚的孤儿 / 吴浊流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吴… II. ①吴…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634 号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 1. 19

吴浊流小传

吴浊流,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原名吴建田,笔名吴饶畊(同耕)。1900年出生于台湾新竹县新埔镇。祖籍广东蕉岭县。1916年进入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部学习。毕业后,任教渝,当过小学教员。1940年,因为日本人在运动会上凌辱台湾教员,吴浊流愤然辞职、拂袖而去。随后赴南京,任《大陆新报》记者。1941年,因不满于汪伪政权,回到台湾。曾先后任《日日新报》、《台湾新闻》、《新生报》、《民报》的记者。1964年,在台北创办《台湾文艺》杂志。1969年,为扶植和推动台湾进步的文学事业,吴浊流变卖田产、加上自己的退休金,创立“吴浊流文学奖”。

作为著名的台湾爱国作家,吴浊流被台湾文学界誉为“默默耕耘的‘血性男儿’”,“联系战前战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桥梁”,“推动战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灵魂人物之一”。他的写作,大体包括小说、旧体诗词、文学评论等几个方面。从时间上看,可以以日本投降、台湾光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作品以短篇小说《水月》(处女作)、《功狗》、《先生妈》、《陈大人》,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为代表。以二次大战期间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为背景,揭露殖民者的压迫和奴役,走狗的无耻与卑劣,反映台湾下层民众的苦难、呻吟和抗争。爱憎分明、忧国忧民,诗一般的简洁明净,史一般的广泛而深沉。读来愤激悲凉、感人肺腑。后期作品以中篇力作《波茨坦科长》、短篇《铜臭》、《狡猿》为代表,反映光复以后台湾的社会现实。抨击出身汉奸、摇身一变而为接收大员的政治投机商,揭露贪婪狡黠,敛财不择手段的“国大代表”,反映民众的不幸和失望。保持了前期作品的批判色彩和讽刺基调。

吴浊流的小说,多半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直面惨淡的人生,撷取台湾社会、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种种病态,予以无情的暴露和鞭挞。锋芒所及,有会社的监工、御用的士绅、墨吏贪官、江湖骗子、汉奸走狗,有鱼肉乡里的劣绅、卖友卖国的市侩。作品富有地方色彩、乡土气息,充满浓郁的乡情和炽烈的爱国情感。文字凝炼而流畅,风格明朗而深婉,体现出作者古典诗词的深厚功底。褒贬分明,处处闪烁着讽刺的火花,显示着作者才华的又一个方面。吴浊流是跨越两个时代的台湾作家,是“挥舞笔剑的文侠”。

1976年10月,吴浊流病逝台湾。

目 录

吴浊流小传	1
亚细亚的孤儿	1
水月	146
泥沼中的金鲤鱼	150
功狗	159
先生妈	169
陈大人	178
波茨坦科长	193
铜臭	231
路迢迢	243
吴浊流主要著作书目	277

亚细亚的孤儿

第一篇

苦楝花开的时节

和暖的春天太阳照射在背上，胡太明被爷爷牵着手，一面数着脚下的石子，一面爬上通往后山的小径。小径的两旁是杂木林；几只不知名的小鸟在树枝间跳来跳去，“吱吱”地叫着。卵石铺成倾斜的山径，像永无止境地伸延着。喘息着的胡太明，不知几时停止了数石子，留神一看，已经落在爷爷的身后去了。老人正在山坡上一块较平坦的地方等候着落后的太明，他气吁吁地好不容易才赶了上去。

老人解开长长的黑头巾，让风吹在头上；太明也学着脱下圆碗帽，抹抹额上的汗珠，辫子渗透了汗水，发根痒痒的，但经风一吹，汗水立刻就褪干了。老人忽然想起要抽筒麟烟（日治时期的烟丝），便把解下来的头巾重新缠在头上，一屁股坐在石头上，在那枝用惯了的长烟筒上装满了烟，让太明替他点上火，“斯斯”地抽起来，像是非常有味似的。太明从小就听惯了这种“斯斯”的声音，一听到这种声音，就像是将引发长出的故事以前那种带有诱惑性的先声，不可思议地会把太明带到一个心神向往的境界。

老人突然耽溺在遥远的回忆中，他把烟管的铜斗在石头上“咯咯”地敲着说：

“一切都改变了！爷爷小的时候，这一带都是高大的松树、樟树、枫树、赤柯、楠仔、楮仔和各种树木的大森林，山藤和蛇木也很茂盛，大白天里也会肆无忌惮地窜出狐狸和松鼠来的，再大胆的男人，也不敢独自在这儿经过。可是，太明！爷爷在二十岁的时候，有一天就曾经一个人在这儿走过。”

从前，那山坡是土匪、强盗出没的地方。如果途中有人被抢去了耕牛什么的，便再也休想找回来。穿龙颈（坡顶）一带尤其可怕，万一有人在那儿被盗匪杀死，由于地近蕃界，盗匪总是把罪行推在蕃人身上，然后自己逃得无影无踪，官兵也奈何他们不得。可是，老人有一天就曾经若无其事地独自在那儿经过，那时他还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当他走到山坡中途的时候，突然一阵阴森凄厉的狂风向他迎面袭来，他大叫一声，本能地把身体隐蔽起来，眼前扬起一阵漆黑的飞砂，全身蜷

缩着动弹不得。好容易定神向脚边一看，竟有一条很大的雨伞蛇出现在他的身旁，他战栗着倒退了几步，拾起足边的一块石头正想打去，不知怎地，巨蛇突然不见了，那仅是三四秒钟之间的事。由于事态过于离奇，他把手中的石头向草丛中一丢，竟吓得半晌不能动弹。以后一点动静也没有，倔强的他便到目的地办事去了。可是，归途中他走到先前的那地方，那块丢弃在草丛中的石头，竟赫然安放在路中。老人吓得目瞪口呆，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背心上直逼下来，失魂落魄地跑回家里，就这样发起高烧来，头重腰酸，老人深信自己遇见了鬼，但他却不肯请人捉鬼，只是每天一面发着高烧，一面嘴里这样骂道：

“鬼东西！是你自己找上老子的，要钱也得找个倒霉的家伙呀！老子可不会有什么东西给你的！”

这就是老人的抵抗方法，可是鬼怪老是纠缠着不离去，母亲放心不下，请了个巫者来赶“鬼”——所谓鬼，大概是指“赤脚大头神”而言——巫者用金纸一千、银纸三百、线香五支、替身白虎一对、饭一碗、汤一盅、鸡蛋一个，从病床送出一百二十步，然后把金银纸烧化了。第二天，老人的热度便豁然退了，鬼怪纠缠了六七天，结果仍是一无所获，看起来还是失败的。老人这样说着，豪放地笑了。

讲完了故事，老人说：

“太明，走吧！”说着，他站起来依然走在前面。

越过穿龙颈，视界展开了，炫眼的嫩绿茶园一望无际，在那遥远的碧绿的边际，横亘着青翠得像洗涤过的中央山脉。刚才所听到的关于穿龙颈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就像一场了无痕迹的春梦般消逝了。

突然，相思树背后传出一阵少女的歌声——是采茶女唱着俚俗的山歌。她们听到太明他们的脚步，立刻停止了歌唱，就像有一股期待的力量扼住了她们的咽喉似的。可是，当她们看清了来人的身份时，竟大失所望地带着戏谑的口吻说：

“哼！原来是老头儿和小孩子！”说着，又传出一阵放肆的笑声。

“这种地方风气坏极了！”老人一面感慨地嘟哝着，一面加紧脚步，恨不得早些离开那儿。

当时的士君子和读书人，是不肯随便唱山歌的，视山歌如蛇蝎的老人，似乎觉得自己的耳朵都给她们玷污了。

不久，二人下了古松蓊郁的山坡，走到面临榕树广场的云梯书院前面。书院位于距榕树不远的一座庙宇对面，利用庙宇的一栋房屋作教室，小小的书院里也有三四十个学生。教室里琅琅的书声和学生们的嬉笑声混成一片，一直传到户外。老人带着太明向这所古老的建筑物走去，因为突然从明亮的户外走进晦暗的屋内，视界一时模糊不清，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看清室内的陈设：室隅有一张木床，床上摆

着四方的烟盘,烟盘上封灯闪着黯澹的火光。那昏暗的灯光凄厉地照耀着烟枪、烟盒、烟挑等杂乱无章的鸦片用具,和横躺在旁边的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床前桌上堆满了书籍,还有一个插着几支朱笔的笔筒。这时离夏季还有一段相当时间,但那笔筒中却插着一把污秽不堪的羽毛扇,看起来很不顺眼。正面墙上挂着一张孔子的画像,线香冒着一缕缕的青烟……这一切,使屋内充溢着隐居的气氛,显得越发浓重了。

老人走到床前,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彭先生!”

那床上的学究张开迟钝的眼睛凝视着他的脸,突然用意外而有力的声调说:

“哦,胡先生!久违久违!”

彭先生说着,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整整仪容,又向隔壁的教室望了一眼,大声地申叱两句,顽童们的嚷器声顿时沉寂下来。

彭先生是胡老人的同窗秀才,学生时代曾经受过胡老人的照应,十载寒窗,终于得中秀才。他到处巡回着拜了一次客,富户们帮助他不少贺仪,彭秀才竟因此变得相当富有;但不久他又把那些钱财花得一干二净,依然恢复昔日贫困的生活。

当时乡间的读书人所能做的事,只有地理师、医生、相士和教书先生。彭秀才选择了教学的生涯,在云梯书院当一位塾师,他一心向学,还做着未来举人、进士的美梦。可是,自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以后,教育制度大加改革,从前那些登龙之术早就行不通了。彭秀才腾达的迷梦破碎以后,便在云梯书院的小庙里度着空虚的课徒生涯,三十年如一场春梦,与其说是作育英才,毋宁说是聊以糊口更为适切。他和胡老人谈话的时候,总喜欢用“斯文扫地”、“吾道衰微”之类的话,大叹其圣学没落。而且,他只有对着太明,才会改用“贵公子今年几岁?”一类的语气去问他,这一方面是为了缅怀他自己已失去的童年,另一方面也有几分寄予期望的意思。太明照老人教他的话从容地回答着,还念出原乡唐山住址使彭秀才听了非常高兴。

老人今天带太明到这里来,原想请彭秀才来教育他的,但彭秀才认为通学^①距离太远,对于九岁的太明不大相宜,劝他过一两年再说。可是胡老人无论如何要让孙儿学习汉文,现在乡间的私塾都停办了,除了云梯书院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就连这云梯书院,也不知什么时候会招致封闭的厄运,所以他觉得再等一两年就太迟了。

由于胡老人竭力坚持,终于决定把太明送入云梯书院,为了通学不方便,所以

① 通学,即走读。

改为寄宿。老人离开心爱的孙儿，心里虽然有些舍不得，但为了他的学业前途，也不得不硬一硬心肠。

他们离开云梯书院的时候，彭秀才用红头绳穿了一百二十个铜钱，挂在太明的脖子上送给他。不久，当苦楝花开的阳春三月，太明穿着母亲为他新制的布鞋，戴着新碗帽，到云梯书院入学去了。

云梯书院

胡太明最初开始读《三字经》，先由老师口诵，然后跟着念，这样反覆念了两三遍，然后自己单独念，每日还要在老师面前背诵一两次。从深邃的人生哲理到人文历史，包罗着各种格言的《三字经》，对于少年们未免过于深奥些，因此他们只能认识字义而已。太明在家的时候曾经学过一些汉字，读《三字经》并不觉得怎样困难，所以学业进展得很顺利。但云梯书院的那些顽童们，课余之暇总要找些快乐的消遣，譬如：下象棋、捉迷藏，还有半开玩笑式地偷窃附近人家的蔬菜或果物。他们所偷窃的果物，春天是桃子、李子，夏天龙眼是少不了的，秋天最丰收的东西有番石榴、柚子、柿子等，冬天则有蜜橘。顽童们的恶作剧几乎已成了日常的功课，通常他们总是趁彭秀才午睡的时间出去偷的——彭秀才最喜欢午睡，他每天从正午到下午二时是非睡不可的。这种恶作剧常常引起附近人家的物议，可是最有趣的是这些顽童们的行为，无形中似乎也有些侠义之风。譬如书院邻近那些人缘较好的老农们的果园，要偷的话无论多少都可以偷得到的，但他们却从不去偷；那出名的吝啬鬼老太婆的园子，却是他们掠夺的对象。她防范得严密，顽童们躲在里面便愈觉得有趣。这与其说是为了偷窃果物，毋宁说是对于这种行为——一种煞费苦心的狡狴的设计——得以顺利达成，感到无限的诱惑。

不过，这些顽童们倒是很怕彭先生的，他的教学法非常严厉，对于品性不良的学生，总是毫不留情地惩罚。彭先生因为吸鸦片的关系，早晨起身极早，天还没有亮，就可以听到他“呼噜呼噜”吸水烟的声音了，那声音停止以后，接着房门便“呀”地一声打开了。寄宿生一听到这种讯号，便起身去帮助他种花草，彭先生这才把蚊帐似的长袍下襟塞在腰间走下台阶来。他除了教书的时间以外，大白天也躲在房里抽鸦片，所以他那瘦削的脸庞，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虽然映照在晨曦中，但仍然看不见一点红晕。他的嘴唇是青灰色的，牙齿是焦黑的，那只端着水烟筒的左手指甲，差不多有一寸多长，他除了吸鸦片以外，对于世上任何事物都漠不关心，也不与人交往，除了教学以外，对学生几乎完全不开口。他每天早晨要到庭院里看花，这已成了他日常的课程，尤其特别喜爱兰花和菊花，三十年来，他几乎就是这样生活

着的。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太明和四五个同学正在书院附近的野外游玩，忽然对面来了一头水牛，它一面吃草一面慢吞吞地向太明走过来，太明却把它当作周围那些游牧风物中的美丽的点缀品来欣赏，所以丝毫不具戒心。他站起来摸摸水牛的角，想对它表示亲善，谁知正当他的双手触到水牛角的瞬间，突然感到眼前一阵昏黑，同时全身失去平衡，重重地被撞倒在地上，顿时便昏厥过去。受惊的水牛把头一晃，牛角正好刺入太明的腰间，太明只恍恍惚惚地记得有人把他抱起来，但不久便陷入昏睡状态。醒来的时候他已经睡在床上，父母焦急地望着他，腰间疼得直发麻。

太明看见母亲在哭，才明白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回忆起被水牛角刺伤时的惊险镜头，可是那已经像是遥远的记忆了。

太明的父亲——他是中医——见他苏醒了，回头对周围的人说：

“没有什么关系了，大家不必担心，伤口已经敷了熊胆，参汤也喝过了。”

彭秀才也陪伴在枕边，口里连声说着：

“恭喜！恭喜！”

太明见了彭秀才，才迷迷糊糊地记起这里是云梯书院，他的父母是得了消息以后，越过穿龙颈赶到这里来的。

第二天，太明为了回家休养，便乘轿子离开了云梯书院，从此开始疗养的生活。那时因为西医太少，只好用草药敷敷伤口；另一方面母亲每天到处求神拜佛，许愿祈求他早日痊愈，又带回些香灰给他吃。幸而伤口没有化脓，医治经过相当良好，但太明离开病床的时候，已经快近腊月了。

太明的伤势终于痊愈了，腊月也一天天地接近，家人都忙碌起来：母亲专心一意地在灯下做太明的新鞋和妹妹的新帽；她把破布一块一块排好，细心地用麻丝缝好做鞋底。鞋面却是用黑鹅绒做的，上面绣有山茶花。妹妹的绢子上绣着鲜艳的牡丹花，和红色的公鸡，还系上两个小铃子。父亲每天一早就出门去，见面的机会很少；哥哥和男佣在田里收甘薯，要工作到很迟才回家；嫂嫂把甘薯装在大桶里，让它发酵制酒……他们之中只有胡老人比较空闲些。孩子们有的谈做年糕的事，有的得意洋洋地比赛新鞋，有的老早便开始计算杀猪的日子了。

书院从年底到正月是假期，所以太明伤愈以后仍旧留在家里，他惟一的工作就是替胡老人换水烟筒的水。胡老人有这么一段长时间和太明在一起，心里非常高兴，他得意地为他讲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又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他听，接着他对太明诉苦道：

“太明！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在日本人统治的社会里，强盗、土匪都减少

了,道路也拓宽了,这固然有很多便利的地方,可是你们已经不能再考秀才和举人了,而且捐税又这么重,怎么得了啊!”

不久,新年到了,从旧历十二月二十五到正月初五,俗称“年驾”,这段时间是不许随便说话的,人们都迷信这时说了不吉利的话,便会遭遇厄运的。

太明家里每年除夕都要杀一头猪来祭祀玉皇大帝的,到了那天,院子里设着祭坛,上座供着糖果、五香、酒食、长钱和金银纸等,下座供着鸡和肉类,两旁供着牲礼猪羊,从早晨四点钟开始,全家便齐集在院子里拜祭神明。胡老人和他的儿子穿着长礼服行“三献礼”,向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关帝爷、妈祖和伯公一一许愿,祈求家道昌隆,并且感谢过去一年的平安。

元旦的早晨天还没有亮,到处爆竹齐鸣,家家户户都在祭祀祖先和神明。每人都放下了工作,男人兴高采烈地去拜年、赌博,女人则回娘家或到庙宇去烧香,大家在新春欢乐的气氛中,一直要继续到正月十五。大红春联和鞭炮虽然年年依旧,但也象征太平景春气象。

正月初三俗称“穷鬼日”,照例须烧些门钱打发穷鬼的,而且那天人们都不出门。但下午彭秀才却破例来拜年,他站在院子里欣赏了一会春联,接着便被迎进客厅里。彭秀才和胡老人寒暄了一阵,太明恭恭敬敬地捧出一个托盘,托盘里摆着四碟糖果。彭秀才且念且捡:

“食红枣年年好。”

拿了两颗红枣吃着,又捡两片冬瓜片说:

“食冬瓜年年加。”

然后喝了一口茶,接着便开始赞美胡家的春联说:

“‘一庭鸡犬绕仙境,满径烟霞淡俗缘。’的确不错,真有脱俗的风格,如果不是像你这样达观的人实在办不到的。”

“你今年的春联怎么样?”胡老人受宠若惊地问彭秀才道。

“不行,不行。”

彭秀才一面谦逊地推托着,一面随口吟道:

“大树不沾新雨露,云梯仍守旧家风。”吟毕,又把春联写在纸上递给胡老人看。

“好极了!”胡老人赞美道,“大有伯夷叔齐的气派。”但他接着又改用感伤的语气说:“不过云梯书院的旧家风,不知是否能像你这春联所说的守得住?……”他这样嘟哝着,依依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云梯书院被封闭的话,”彭秀才黯然道,“汉学便要沦亡了!”

不久,太明、哥哥和父亲都出来招呼,座中顿时热闹起来,充满一片新春的气象。但过了一会,彭秀才烟瘾大发,连连打了几个呵欠,胡老人看在眼里,便把彭秀

才请到自己的房里去吸鸦片。

这时，外面起了一阵喧嚷，进来了一位新客——那是胡老人的侄子，也就是太明的伯父，大家都管叫他“鸦片桶”的。他已经好久没来了，他的本名是胡传统，鸦片瘾极深，分家时所得的一千几百石的财产，全部抽鸦片抽完了，因此人家都称他“鸦片桶”。他很健谈，也有几分艺人风度，所以他一来，立刻满座生光。

太明对着彭秀才和鸦片桶，茫然思索起来。胡老人是非常尊重彭秀才的，这只要从他对他那样殷勤地招待，便可以看得出来。可是太明却不像胡老人那样憧憬着秀才和举人，他似乎茫然觉得那些都是灭亡的命运。比较起来，倒是鸦片桶的儿子志达能吸引太明的注意。志达会说日本话，是个预备警员（巡查补），人家都称他“大人”，到处有势力。他吸的是“敷岛牌”的香烟，用的是雪白的手帕，香水洒得香喷喷地，乡下人见他用那洁白的手帕来擦汗，都觉得很可惜。志达走过的地方，到处都漂浮着一阵香皂般的爽朗的香气，那是乡下人称为“日本味”的一种文明的香味。在当时还用木浪子或茶子洗衣服，用山茶洗脸的时代，肥皂的香味是被公认为高贵的珍品的。太明在这样的人物身边，也许显得有几分轻薄，但他总觉得颇有新时代的感觉。

不过，志达在村子里的人缘并不好，他的家人也对他很冷淡。村人对他的态度大都虚与委蛇，见面时恭恭敬敬，等他一走开——其实还没有走远，便有人说他的坏话了，这并不是单纯地对权势表示反抗，而是另有某种情感所使然的。

但志达却时常到胡老人家里聊天。胡老人年青的时候，曾回到祖国去，知道一些香港和广东方面的情形，并且接受了几分西洋文化，所以和志达容易攀谈得上。

“叔公！”志达乘机劝告老人道：

“还是把太明送到学校里念书吧，这是时势呀！”

“无论时势怎样，学校里却学不到四书五经了！”

胡老人总是这样回答。

胡老人对于西洋文化只持一种恐惧的态度，并不怎么心悦诚服，何况日本文化不过是西洋文化的一支小流而已。胡老人心目中所憧憬着的是，春秋大义、孔孟遗教、汉唐文章和宋明理学等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因此总想把这些文化留传给子孙。

彭秀才从初三到胡家来以后，一直被留着住了四天，本来也许还要多住几日，但为了阿三、阿四他们听说胡家将大事宴客，都拥到胡家来吃闲饭。他们时常在胡老人和彭秀才高雅的谈话、议论诗词歌赋中乱插嘴，这使彭秀才大感扫兴，因此决定告辞。阿三、阿四是鸦片桶的伙伴，村人都管他们叫“顺风旗”的，是些油腔滑调的家伙，他们深恐彭秀才一走，自己便不便住下来，因此拼命想留住彭秀才。但彭

秀才坚决要回去，胡老人虽然也想留他，结果还是留不住他。

有孟尝君之风的胡老人，自从彭秀才回去以后，便让儿子去照料一切，自己不再问事，也不愿和阿三、阿四他们鬼混。胡老人的儿子——太明的父亲胡文卿——性情比较现实些，客人们都觉得住不下去，不久便纷纷回家了。

转瞬间新年已过去，接着来的是十五的元宵节。那天晚上街上有“迎花灯”等娱乐节目，姑娘们都换上新衣和家人出去游玩，青年男女也很多，这是闺阁少女难得出门的机会，也是她们选择如意郎君的好时机。

太明和胡老人为了看元宵，太阳还没有下山便出门去了。快到市街的时候，听到锣鼓丝竹声混成一片，越发点缀了元宵的气氛。那天晚上因为有特别娱乐节目，所以比往年更热烈，台北方面也有人赶来看花灯，街上万头攒动，挤得水泄不通。胡老人和太明挤在人丛中，连插足的地方也没有，他们费尽力气，才挤进热闹的中心。

这时，“灯会”已经达到高潮，五彩缤纷的花灯和火把排成长长的行列，还有喇叭队、小唱班、小孩和大人的化装行列、摇摇晃晃的仙人仙女台阁……各种花彩和古玩装饰得如同演戏一般。当台阁经过时，胡老人一一地解释给太明听：这是“昭君和番”，那是“吴汉杀妻”，还有“关公斩六将”的场面，丝毫没有倦容。最后的行列是载着歌妓的高台，秩序非常紊乱，提着“太阳徽”灯笼的警察和壮丁在维持交通。这时，狂热的群众为了争看歌妓，挤得越发利害，人潮中引起海啸般的骚乱。突然有十几个人从人潮中挤出去，冲进灯会的行列，秩序益加紊乱，维持交通的警察和壮丁，一面吆喝着，一面用棍棒哄赶闯进来的人。胡老人连身子也站不稳，不知几时已被挤出了人潮，立刻卷入那紊乱的局面中，听到“马鹿”一声，他重重地被击了一棍，顿时扑倒地上。

“这是从那里说起！这是从那里说起！”

胡老人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避到安全的地方，惊魂未定地呻吟着。

“爷爷！回去吧！”太明牵着胡老人带着哭声说，“快点回去吧！”

胡老人咬紧下唇，俯瞰太明。太明觉得非常悲痛，眼泪直流，怎么样也止不住。

快乐的元宵节就为这件事弄得兴味索然，二人已无心再看花灯，各自怀着无限颓废的心情，怅然而返。

当晚所发生的事，使太明受到强烈的刺激。第二天听到这个事故的邻居、亲戚、朋友，都带了面线和鸡蛋来慰问。从此以后，胡老人像被伤了自尊心似的，默默地不发一言；直到忙过几天祭祖坟和各种琐事以后，内心的创伤才慢慢地痊愈。

不久，案头陈饰着的洁白水仙花枯萎了，鲜艳的门联也褪色了，太明结束了长期的年假，又重新回到云梯书院来。书院的学生已减少了很多，景况异常萧条，由

于国民学校再三劝导学生入学,城市附近的学生大部分都转学了。但彭秀才一切听其自然,并无慌张的神色。城里某学校聘他去担任汉文教师,他也辞谢了。他依然安贫乐道地吟咏着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每天早晨依然一面“呼噜呼噜”地吸水烟,一面种他的花草。但不知是什么风给他带来了时运,当西瓜上市的时候,彭秀才突然接受番界附近某书房的聘请,飘然赴任去了。胡老人失望之余,只得把太明领回去,从此,太明便由胡老人亲自讲授四书五经。

新旧思潮

就在这时候,新思潮不断地在沉滞的环境中掀起波澜,并且从每个角度向太明身边袭击。太明最初所发觉的,便是在母亲生日看见亲戚的孩子们,在院子里合唱“鸽子歌”边唱边舞游戏的时候,从那时起,太明发现了另一个茫无所知的世界,并且感觉到自己离群的孤独。于是他想起志达堂兄说过的话:

“现在的官厅里,不懂日本话的简直就是傻瓜。”

而且,父亲胡文卿也说过这样的话。太明觉得时代大大地改变了,但他不明白胡老人为什么还要叫他读经书?

胡文卿对于新教育抱着很大的希望,但因目前有更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所以并不怎么起劲。他目前的重要问题,是要把胡老人手中失去的土地买回来;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尽人子的责任,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谁知后来他好不容易把土地弄到手,才发觉上了大当。原来有些土地早已建立了第三者的债权设定;还有些原是他自己的土地,却由于测量的错误,竟变成邻近地主的所有物了。

胡文卿以前以医师身份参加矿场救护工作的时候,眼见那些公立医院的医师们敏捷地处理伤患的情形,自己只有束手旁观的份儿,那些他无法救助的病人,有的只要注射一针便救活了;尤其对于性病,中医大多无法下手。但西医却较中医灵验,所以西医远较中医有利可图。由于这些事,使胡文卿深深地体验到新知识的重要,他认为土地问题也一样,要使土地问题获得合理解决,必须以新知识为基础。

胡文卿虽然关心新知识,但依旧把太明交给胡老人去接受汉学教育,那是因为他明知老人的脾气固执才这样做的。太明在这种情况下,宛如一叶漂流于两种不同时代激流之间的无意志的扁舟。

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太明终于改入国民学校了。——那是一位具有汉学修养,而且深明老人心理的国民学校教员林先生对胡老人再三劝说,胡老人才答应把太明送进国民学校去的。那天,国民学校校长和翻译林先生在胡家附近的池边钓鱼,归途中经过胡家门口,老人请他们进去喝茶,于是顺便谈起这件事。

太明从第二学期开始,便进了公学校(国民学校)。当时的学校并不怎么重视资格,中途插班或跳级,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过,学校里的气氛,究竟和私塾不同,校内朝气蓬勃,运动场和教室都是那么宽敞和明亮,使太明顿感眼界为之豁然开朗。

太明住在“大众庙”宿舍里,堀内先生也住在一起。寄宿生只有五六个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有的并且已经成了家。他们都很喜欢安分用功的太明,所以太明的学业也进步得很快。

这里所见的事物,一切都显得很新奇,以前太明听人说摄影会把灵魂摄去的,但在这里迷信却无形中被破除了,大家都心安理得地摄影。

一切变化并不限于太明的一身。不久太明放假回到家里,发现那些慎重保存了多年、攸关胡家盛衰的松林,已经全部被砍去,呈现着一片凄凉景象。当时因为苗栗厅三叉河的民间山林被强制收归,许可给三井财团,所以盛传山林即将收归官有,大家赶紧把木材砍下来,以后才明白那只是由公家保管,并非收归官有。

胡文卿依然每天忙着奔走于病家之间,胡老人经手卖出去的土地,已因他的辛勤工作而渐次买回来了。村人都认为一度濒于没落的胡家风水,已经逐渐开始转变了。由于经济状况的好转,胡文卿不知几时已把黑布短褂换上了长袍,又由布长袍换上柔软的绸长袍,他穿着时式的绸长袍,显得非常得意。那时,胡文卿正私恋着一个女人——那是某次他在出诊归途中遇见的女人,名字叫阿玉。

“胡先生!猫儿总要偷荤腥的。”

寄生虫阿三见胡文卿私恋着阿玉,便用诱惑的甜言蜜语对胡文卿耳语道:

“阿玉的人品很好,相貌也长得不错,而且温柔多情,善体人意,做老婆是再好也没有了。她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身家相当清白。像胡先生这样的人,谁说不该有个三妻四妾,现在您连个姨太太也没有,这怎么交代得过去呢?”

胡文卿虽然只唯唯否否地应着,但心里却给他说得痒痒地。阿三看透了他的心事,又带着卑鄙的媚笑说:

“胡先生!包在我身上,决不会坏事的!”说着,显出极有把握的样子。

果然不出阿三所料,阿玉终于接受了胡文卿的济助,家里也添置了床、衣橱和各种新家具,土财主胡文卿这才开始尝到金屋藏娇的乐趣。但当他不去的时候,他买给阿玉的那张床,却变成阿三的鸦片榻。

阿三是贪婪的家伙,他把阿玉介绍给胡文卿,从中得了些小便宜还不满足,因此他又怂恿阿玉说:

“聪明人要趁能赚钱的时候尽量去赚,对付‘冤大头’没有什么爱情好谈的,你总得想办法让‘冤大头’养活你一辈子呀!”